

# 天鹄

副刊

非虚构  
龙江故事

五常市境内有座磨盘山，磨盘山下有个起点书舍。沿着雪乡公路，右拐进入寒小公路，距离公路一公里处有一个村落，这就是大柜村。一进村，就看见了起点书舍的牌匾。这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，山里的孩子和村民都乐意到这里看书学习。巍巍的大山给了他们生存的地方，小小的书屋为他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

起点书舍掩映在磨盘山下的苍翠之中，它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，它和稻花香一起，为生活带来了浓郁的芬芳。



生活  
速写

# 律动

□安石梅

在东北，春天来了，这可是一件大事。“好家伙，雪化得个噉噉味。”“冰溜子，摔得噉噉味。”“风，噉噉的。”东北人可真会用象声词啊，就好像春天里到处都有大动作。说得也是呢，整个大地都在动，生命在律动，重新焕发生机。“啊，小草拱出来啦！”“哦，树墙冒芽儿啦！”“呀，柳蒿芽出来啦！”东北人可真会用动词啊，这块丰饶的大地，生命的成长态势都那么微妙、多样、丰富。让人喜气洋洋。

你不能怪东北人一惊一乍，怎么能怪呢？经过漫长的冬天，那可是真正的冬天，一个突然变成黑白片的冬天，东北人的心里都是急切的。“盼望着，盼望着，春天的脚步近了”，对东北人来说，这句课文不是关于春天的修辞，而是事实陈述。

春天就这样，东北的春天就这样！“春捂秋冻，到老不生”，妈妈们每天都这么说。因为玩儿，头顶上冒着热气的孩子，还是把毛衣毛裤脱了下来。因为汗的粘性，把贴肉的衬裤也带下来了，露出整个冬天藏在棉裤里，缺少阳光照耀，又缺少锻炼，那又白又胖的双腿。“哎呀，哎呀”，妈妈们叫起来，孩子却胡乱穿起内裤跑出去了，跑到春天里去了。妈妈追了几步，停下来，她笑得喘不匀气，实在追不动了。

东北的春天就是这样！昨天一切还是乌突突的，晚上下了一场小雨，第二天早上，一位主妇一边系着围裙一边趴在窗子上，“天哪，绿了！全绿了！”一个大嗓门的男声切入了，“你能不能把话说全乎，啥？谁绿了？谁给你绿了！”

哈哈，笑声又起啦。东北人可真爱笑啊。主妇说：“你瞅一瞅就知道了嘛。”男人光着脚懒悠悠地走过来，看到窗外湖边一圈柳树、榆树的树冠，绿茸茸的。于是他“嘿”了一声，使劲转动着肩膀和脖子，发出一阵咯咯吱吱的声音，他想，我还真来劲了，我得马上出门去干活——东北人把工作叫干活。

春天就是这样，东北的春天就是这样啊。

春天是一个流畅的连续的精彩镜头：路边公厕的管理人员是两口子，都穿着环卫服。他们抬头看了看天，交流两句，就从管理房里往外抱出一盆盆花。并不是名贵花，各式各样的红花绿叶，看起来是他们自己的花。他们把它们摆在锃亮的扶手阶梯的外面，那里一点儿都不妨碍如厕的人，只给人们添彩。他们的小王国立马春意盎然了。他们乐呵呵地分享春天。

路上的人多了，每个人走起来“嘚嘚”很有力道。一位上班族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没开

## 磨盘山下

### 闻书香

□于博

我国有多座山以磨盘而命名。北京昌平、澳门岗顶、桂林漓江、云南新平等，皆有磨盘山，名字基本上是取其形状，五常的磨盘山亦如是。磨盘山脚下有一个村庄，名曰大柜村。大柜村有三个自然屯，300多户村民。这里山水相依，树木自由地生长，野鸽子自由地飞翔，山兔子尽情地奔跑，水永远是那么明亮、清澈。人们依山而居，青砖红瓦，屋后松榆高，门前溪水明。浓荫蔽烈日，山高挡冬寒。但大柜村党支部书记李大春说，村民们不满足，村民们心里有另一种渴望，村民们说，他们很富有，但心里感觉缺点什么……

2021年6月，刘艳担任沙河子镇党委书记。他走进沙河子镇最偏远的大柜村，他觉得应该为大柜村办一件实实在在的事，那就是建一座图书馆。刘书记和教育局张忠涛局长一沟通，双方立即达成一致，为大山里的村民，为大山里的孩子送去精神食粮，他们责无旁贷，义不容辞。张忠涛局长还为图书馆取名“起点书舍”。让大山里的孩子所有的梦想都从这里出发吧。

建一座书屋，让村民和孩子们有一个放飞心灵的空间，劳作之余，人们可以走进精神世界，在油墨芳香中与古人对话，与今人诉说，感知另一种耕耘的快乐。孩子们放假了，不再钻山，不再下河，他们的灵魂有了安歇之处。读书吧，这里的世界更奇妙。

建立一座书屋，过程飞快而美好。从大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、经商家，纷纷捐书捐款，近在五常，远至厦门。五常市教育局一次性捐款两万元，捐书200册。五常第一中学赞助40套桌椅，沙河子镇中心小学捐献体育器材。人们看书看累了，走到室外，翻单杠，打篮球，读书与体育相融合，新农村生活多姿多彩，有滋有味。

读书的地方有了，谁领着孩子们读，谁为孩子们答疑解惑？当然是沙河子的教师。黑龙江骨干教师，五常市沙河子中学教务主任吕大为每个双休日都来到书屋，为孩

子们讲课。吕老师说，他一定坚持做下去，对于孩子，读书是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，对于热爱教育的他，这件事最能体现他的价值。快三年了，来起点书舍无偿支教的教师越来越多。在哈尔滨一所中学任教的王继英，利用寒暑假义务到书舍服务。起点书舍被一枚枚红烛点亮，那光明与朗朗的书声让磨盘山含笑点头。

第一个从起点书舍起飞的是大柜村的学生那桐。那桐读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太理想，一度想辍学。书屋建成后，她怯生生地走进来。吕大为因势利导，通过让她阅读《名人传》《让你的世界改变》等书，然后写读书笔记，在读书分享会上谈心得，让她打开了心扉，有了决心和志向，最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省重点高中——五常市雅臣中学。

那桐的蜕变让村民震惊了，三间房子的书舍竟有如此魔力？村民们纷纷走进来。吕大为等老师根据村民的文化程度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，妙趣横生的故事来讲述书籍的内容，还向村民传授科普知识，尤其是科学种田方面的技术，村民乐了。他们说，起点书舍就像剧场，老师就是说评书的，有意思，实用，享受。

村民王金祥生活不富裕，渐渐地散了心，迷上了打麻将。村民都到起点书舍来，王金祥也想看看究竟。结果一进来，他就被吸引了。同样在一个村子里住，我差啥不能“高雅”一回？阅读，会创造无限可能。王金祥通过看书，通过和老师交谈，思想认识有了转变，他明白了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了，他决定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。现在，他们夫妻在上海市振平路开了一家皮具护理店，收入可观。

岁月在不经意间流动，起点书舍这道磨盘山下靓丽的风景越来越迷人。

磨盘，默默旋转，它吃进粗粝的粮食，吐出来的是精致的成熟的可烹调的米粒，有粉状的、固态的、液体的。磨盘啾呀，为生活礼赞，从没有抱怨和懈怠。磨盘旋转，从没有走出磨坊，但却让人们有能力走向全世界。磨盘山如此，磨盘山下的起点书舍亦是。



沙河子中学吕大为老师在起点书舍为孩子们讲课，辅导孩子们读书。  
图片由作者提供



书中情 书中意 书中乐 书中趣

一路到天涯，心随文字走，书在手中拿，沏上一壶茶，

朱森林漫画

## 与书相伴两不厌

□王晓平

每个人生命中都会与书发生关联，在记忆的大海边捡拾起关于书的回忆，竟然包含着颇多人生况味，丰富而温暖。

爱阅读的习惯从童年的小人书开始。如今，那些小人书早已不知去向，但我清晰地记得，翻开巴掌大的电影连环画《红楼梦》，小小的我会跟着徐玉兰扮贾宝玉去潇湘馆哭林黛玉，那本书的纸张有一种特殊味道，我私下认定，那就是大观园的气息。为了看书，我还和一位小朋友“易货贸易”，用一把毛葱换回一本描写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小人书，直到现在，还对里面的大象记忆犹新。

初中，每逢周五放学，是我和同窗好友丰、莉放飞梦想的时间，我们“三剑客”骑着自行车，从学校直奔市邮局。《读者》《新青年》等一本封面雅致、内容新颖的杂志使我们眼花缭乱，那是青春的我们望向博大世界的一扇扇窗。那时候，大家的零花钱都不多，每次只能买一两本过瘾。1985年，日本明星山口百惠的自传《苍茫的时刻》终于传到我所在的小城，0.72元，犹豫半天，咬牙买了一

本，招来丰和莉羡慕的眼神。去的次数多了，竟然被人盯上了。有一次，在邮局挑书时，莉的钱包不翼而飞，我们三人慌忙分头寻找。这时，一个男孩儿站到我面前，有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和不和我处？和我处，我就找人把钱包要回来。”我的脸腾地热起来，顾不得钱包和买书，落荒而逃。

随着阅历增加，越发体会到读书的妙处。打开一本书，就是和一个人谈心，听他（她）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讲故事，故事里有他（她）的喜怒哀乐和见识境界，有他（她）的一颦一笑。如是，汗牛充栋的书房就是一个阵容无比豪华的神奇沙龙，古今中外的名人大咖云集，高朋满座，皆为吾师，埋首仰观，皆可求教，包罗万象，气象万千，夫复何求！

对书迷而言，泡图书馆也是一件乐事。多年前，在高校图书馆，读一本苏联幽默小说，每每笑不可抑，只好竭力隐忍，终遭周围读者侧目。遗憾的是，再寻该书而不得。工作后，琐事繁杂，泡图书馆成了“奢望”：一排排高大的书架间，寻一静谧处，实

木长桌上，堆几本令人怦然心动的书籍画册，一瓶水，一块面包，可以呆上半天，最好是一天。闭馆铃声响起，走出阅览室，灵魂不知循着书籍的指引穿越了多少时空，身体疲累交加，内心却充盈而喜悦，仿佛充电一般，对眼前的世界多了解读的维度。

买书的乐趣更让人欲罢不能。一位博览群书的朋友曾调侃：“克制不住买书的冲动是可耻的。”我曾订阅《读者》杂志，一年后，不喜欢杂志每月按时被送到手上的刻板，仍每月到书摊寻找、探问，看到新杂志，雀跃地掏钱，接过页面光滑鲜亮、散发油墨香的杂志，步履带风地回家。此时，《读者》在左手，右手纵有珠宝美食，也不及左手书之贵重而沉甸甸。

识字以来，买过不少书，离家读书、换宿舍、搬家，不知不觉，有些书失散了。我曾在一篇并未发表的小文中感慨：“读书的幸福不可代替，如果谁能找回我所有遗落的书籍，我将奉之以最高礼节：品茗、赏景、对坐畅谈——能保留书籍如此，必是爱书之人，我当视为知己、恩人。”也许是我对失落书籍的怀念足

够真诚，多年以后，竟有一位高中同学千里还书。2018年，同学聚会前夕，毕业就未曾联络的体委宫同学从沈阳打来电话，称手里有几本书，大概是当年跟我借的。重逢当晚，清瘦的宫同学拿出几本面目沧桑的旧书，郑重地交到我手上。几经辨认，我竟恍惚：这几本书好像并不相识，难道是刚买到手就借出去之故？时隔多年，老同学千里还书，弥补了我寻书不得的遗憾。

多年来，偶以读书人自居，遇事经常会想起书里的语句和情境，像是某本书在现实世界的“应声虫”；读到喜欢的书更是浮想联翩，偶有火花闪现，愿以秃笔记录。也曾做比成样，在出版社朋友指导下，为家人炮制了两本涵盖散文、诗歌、漫画、楹联、小小说等体裁的小册子，自费印刷，可心里早知，书山高渺，自己仍在山脚，祈望早日拾级而上。

宋代翁森说：读书之乐何如，绿满窗前草不除。而我的愿望是，依山傍水，觅一方安静的书桌，掩卷之余种豆，诗性起时就菊，听书啸歌，对书倾诉，与书相伴两不厌。



王焕堤《杏花迎春》  
纸本水彩 54x74cm

车。他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。他和司机聊了起来，怎么样啊？当然他指的是收入。司机一仰头，说，相当不错。又问，你呢？他说我也是。两个人哈哈大笑。东北人可真爱笑。他下车，说，谢谢你，恭喜你发财。司机响亮地回道：祝大兄弟工作顺利。

一位骑着倒骑驴的大哥，车上载着一车货物，从坡顶一路飞奔而来。他车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，舒展着带动起一阵春风。他嘴也没闲着，高声、旁若无人地唱着一首老歌：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浪里格浪里格浪……他把那最后一句唱得可真浪。

他的歌声引得一路高发的回头率。路边休闲凳上，正坐着晒太阳的一位白发老人看着他哈哈笑起来。老人的笑声仿佛推动着那个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镜头的视角，高高地升起来，停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，镜头下，这块大地，古老的大地，高山苍翠，大河壮阔，白云浩荡，一派生机。

这就是春天，这就是东北的春天！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  
龙头新闻7070妙赏频道